

他们因父母离世、失踪、重度残疾、服刑、患严重疾病等原因而不得不独自面对艰辛的童年——

# 谁来帮助“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 本报记者 刘操

现象

## 1 为吃上一顿饱饭焦虑的孩子

一份调查显示,乐东、临高、屯昌、琼中4县共有“事实无人抚养儿童”1001名,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生活困难。而困境儿童家庭生活来源主要依靠低保、困难救助、亲戚朋友救济等。由于极度贫困,许多儿童的生活基本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

9月11日中午,屯昌县南吕镇南吕居委会老市村,一间房顶已经开裂的瓦房内,67岁的林美桂愁眉不展。

在已见底的罐中摸索出一把米,升起炉子煮起粥。但她发现,存放猪油的盘子里再也刮不出一滴油来,怎么给孩子炒一盘菜成了大难题。

不一会儿,14岁的孙女李玉、11岁的孙子李龙第放学回家。孩子们饿了,祖孙3人一人一碗稀饭解决了这顿午餐。

在村干部王淑荣眼中,这是林美桂一家三口经常会面临的境遇。“奶奶无力承担两个孩子在学校的伙食费,孩子只能回家吃饭,而家中也是一贫如洗,有什么吃什么,没吃的了就要挨饿。”

李玉和李龙第姐弟俩对父亲都没什么印象,2005年父亲患肠癌去世时,他们一个4岁,一个1岁。林美桂说:“他们的妈妈改嫁后,也很少回来了。”

10年里,年迈的林美桂就成了两个孩子唯一的“监护人”,独自一人把两个孩子拉扯大,老少3人睡在一张床上,一家人的收入来源是每月数百元的低保金和一亩稻田的收成。“像今年,地里大旱没了收成,只能靠女儿接济了。”林美桂说。

南吕镇干部林强无奈地说:“林美桂祖孙3人的境遇镇政府也了解,但镇里只有在开展特定的活动时,才能给他们一些慰问。”

在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成美基金会”)的调查中,我省乐东、临高、屯昌、琼中4县1001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群体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生活困难。“他们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有些家庭可以申请到低保金艰难度日,还有一些家庭连低保金都没有。”成美基金会“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项目助理梁媛说。

孩子们的父母因这样那样的原因“不在了”,而监护人又丧失劳动力甚至重病缠身无力照顾孩子的状况更让人揪心。

76岁的符石奎阿婆现在最发愁的是:“如果有一天自己不在了,3个患有智力障碍的孙子能否活下去?”

符石奎家住屯昌县新兴镇大路坡村。去年11月,符石奎的儿子遭遇车祸身亡,儿媳因此回了娘家,不再回来。看到3个患病的孙子两个在读小学,一个在读初中,吃了一辈子苦不曾低头的符石奎经常在第4平方米大小的屋内独自落泪。

“平时帮孩子们做做饭,洗洗衣,孩子们的洗漱也需要我帮忙,我老了,没力气了。”时间久了,符石奎感觉自己身体扛不住了,能花在照看孩子身上的时间越来越少。

新兴镇镇委委员李惠说,镇政府给符石奎的家庭办理了低保金,节假日会进行走访慰问,也准备为几个孩子进行残疾鉴定。“但即使这样,也很难保证孩子们的基本生活不出问题。”

屯昌县的调查数据显示,因父母一方死亡或一方长年外出务工、改嫁、身体状况较差等其他原因,无法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造成的困境儿童多达489名。

在今年的省两会上,屯昌县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对全省困境儿童进行帮扶的建议》(以下简称《帮扶建议》)指出,困境儿童家庭生活来源主要依靠低保、困难救助、亲戚朋友救济等,甚至有的家庭基本无收入来源,因病、丧失劳动力致贫情况尤为突出。由于极度贫困,导致许多儿童的生活基本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少数儿童生存条件受到威胁。

核心提示

这些孩子,本该拥有父母的关爱,享受快乐无忧的年华,但因父母或离世、或失踪、或重度残疾、或服刑、或患严重疾病等原因而不得不独自面对艰辛的童年。

这些孩子被称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或困境家庭儿童,又称“事实孤儿”,他们因父母缺失引出的物质困顿、精神孤独、教育堪忧等状况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今年6—8月,海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大四女生曾江苑作为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项目数十名志愿者中的一员,走进乐东、临高、屯昌、琼中4个县338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中,面对面地核实孩子们的情况。她在微信工作群中,每次上传孩子们的信息时,都会点发一个“痛哭”的表情,“孩子的境遇不容乐观,每天都感觉很悲伤。”

走访结束,一个个疑问让曾江苑寻找着答案:为何“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群体没有特定的救助保障体系?究竟应该由谁来帮助这个缺乏关注、亟待救助的边缘群体?



父亲智力残疾,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屯昌县南吕镇六村7岁的陈积一家三口靠小陈积料理生活。 成美基金会供图

## 2 得不到父母亲情关爱的孩子

一份围绕困境孩子的入户调查问卷,结果让人揪心,这些孩子多被散养,会遭遇歧视和冷眼,甚至有孩子出现厌学情绪,不愿意去学校,不愿意与人接触。“缺失了父母的疼爱,他们身心很难健康成长,很多儿童比较自卑或者自闭。”

出“想要一张崭新的写字桌”,妇联部门满足了胡恒的心愿。

但是,课桌搬进了胡恒那间昏暗的卧室后,他并没有使用写字桌做功课读书。9月11日,记者来到他家时,课桌连同上面摆放的书落满了灰尘。“孩子独自一人守着空房,没了大人的关爱、监护,内心空空的。”村干部说。

成美基金会的志愿者们在走访中发现,绝大多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由爷爷奶奶抚养,很多孩子甚至记不清父母的模样。“缺失了父母的疼爱,他们身心很难健康成长,很多儿童比较自卑或者自闭。”曾江苑说。

## 3 文化教育缺失的孩子

要承担家务没有时间学习;监护人没有能力辅导孩子学习;没有条件开展课外学习……文化教育缺失是困境孩子普遍面临的问题。

文化教育缺失则是困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群体的另一大难题。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名受访儿童学习成绩在班级里排名靠后,而对于他们年迈的监护人而言,学习成绩并不在他们最关心的范畴内。

在老市村,李龙第上学期数学考了89分,语文却只有54分,姐姐李玉的成绩跟他类似。在他们的家中,电视机坏了无法使用,姐弟俩也没有任何课外书籍来学习。

## 4 一个特殊的“黑户”群体

成美基金会的志愿者在调查中发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中的“黑户”群体更让人担忧。

今年3岁的小安琪家住临高县皇桐镇洋德村,出生至今还没能上户口。因为父亲服刑,母亲失踪,她和50多岁的爷爷奶奶长期住在一起。

家境一贫如洗,50多岁的爷爷靠捡矿泉水瓶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因为长期在营养上跟不上,小安琪对比同龄人显得非常瘦小。

成美基金会的志愿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小安琪的情况后,希望凭借基金会的力量为小安琪购买儿童大病意外保

分析

## 困境中的孩子尚缺专项制度救助

“很纠结,不救助于心不忍,救助则没有制度。”屯昌县公安局分管福利工作的副局长黎庚说,针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群体的救助来说,从制度层面没有指导性的文件,民政部门对究竟如何帮助这个群体很难把握。

“从民政角度,有对孤儿和低保对象的补助,但针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暂时没有专门的资金。”黎庚表示,如果用低保资金救助这个群体,在审计过程中就会出现违规,而民政部门仅靠本部门的工作经费救助这一群体更难以维继。

险,“她的家庭本来就没有什么收入,一生病家里要支出一大笔钱,他们肯定扛不过去的。”

但在办理保险的过程中,小安琪的“黑户”身份让她无法购买保险。

“很多‘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出生后没有办理户籍,不能买保险,入学也不

能办理银行账户,不能享受政府各项惠民政策,如特困生补助、贫困寄宿生补助等。”志愿者表示。

在琼中的调查中,曾江苑同样发现,当地因为父母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导致孩子没有上户口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也不少。

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目前,我省大多数市县靠低保、临时救助金来保障困难家庭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黎庚表示,目前针对“事实无人抚

了问题,诸如“在学校有没有交朋友?”“放学了你都会去哪里玩?”“心里有问题你都会跟谁说?”“你在学校有没有人欺负你,欺负你你会怎么办?”等。

问卷结果让人揪心,梁媛梳理发现,很多“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会被散养,会遭受到歧视和冷眼。甚至有孩子出现了厌学的情绪,不愿意去学校,不愿意与人接触。

《帮扶建议》中同样指出,居住环境较差、生活艰难、医疗缺失等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困境儿童较难得到与普通孩子同样的关爱,致使一些孩子的心灵扭曲,行为出现偏差,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破题

## 我省启动“普惠型儿童福利”试点

今年7月,琼海嘉积镇退休职工黄培波查看银行卡,发现里面汇入了800元,老人打听后得知,这是琼海市民政局给他孙子、孙女发放的困境家庭儿童救助金。

多年前,黄培波的儿子遭遇飞来横祸,被歹徒伤害不幸身亡,此后儿媳改嫁他乡。抚养孙子和孙女成了黄培波老两口最重要的事情。

“小孩子很需要这笔钱,可以给他们增一些伙食费,买一点书本。”黄培波说,对于抚养两个在琼海市区上学的孩子,他每个月2000元的退休金要精打细算,才能度过去。

去年,琼海成为民政部关于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第二批试点地区。对孤儿、困境儿童、困境家庭儿童、普通儿童等进行分类分标准保障。困境家庭儿童,就涵盖了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因其他情况无法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的儿童,每人每月发放生活救助金400元;父母为国家残疾标准2级以上残疾人的儿童,父母患重病暂时失去劳动能力致生活困难家庭的儿童,每人每月发放生活救助金300元;父母长期服刑在押或强制戒毒的儿童,每人每月发放生活救助金300元等。

从今年7月起,伴随着核查工作的完成,琼海全市1582名困境家庭儿童可以领取儿童救助资金。“对于一些贫困儿童的家庭,我们是在向他们发放低保金的基础上,再帮助他们兜底。”琼海市民政局副局长陈世雷表示,“我们的目的,是让孩子们不会因为家庭原因没钱穿衣、没钱吃饭。”陈世雷说,除了对这一特殊群体儿童的救助金外,如果儿童生了大病,民政部门还将在医疗救助政策上“给予倾斜,优先考虑”。

与此同时,对统计的困境家庭儿童进行动态管理也在琼海相继展开。琼海市民政局福利股股长王照源介绍道,对于每一名儿童都要认真审核,对于孩子信息的变更,所在村村委会都要出具证明。“相应的政策出台后,我们可以对这类需要关心帮助的儿童进行监控。”

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除琼海外,陵水、澄迈也在开展这项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省级试点。“这是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事项,而且事关未成年人的福祉。”省民政厅厅长苗建中表示,今年下半年将全力抓好琼海、澄迈、陵水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试点工作。

对于儿童群体的关爱工作在基层组织中也有进一步的创新。

9月9日,屯昌枫木镇罗案村党支部书记王德宣照例来到枫木中心小学看望11岁的陈小贝,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然后给孩子在外地打工的父母报平安。

罗案村是外出打工人员比例最大的行政村,像陈小贝一样的留守儿童有19名。在王德宣的组织下,实行村干部与留守儿童结成对子帮扶,村干部做“代理”爸妈。

罗案村有5名村干部,每个人都是3—4个孩子的“代理”爸妈。村干部平时不论多忙,回村后第一件事就是看望这些留守儿童。此外,周末邀请留守儿童到家里聚餐、中秋节给留守儿童送点心,儿童节给留守儿童搞活动,发水果、糖果也是村中的惯例。

村妇代会主任符学连说,“这些孩子平时缺少父母关怀,我们这些‘代理爸妈’就应该给他们关心。当孩子想爸妈了,或者遇到节日,我们总是打电话给孩子的父母,让孩子与父母在电话里交流,让孩子安心读书,父母安心工作。”

## 社会力量救助进行中

据了解,被公益组织登记在册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全国超过60万,这一群体孩子的生活和生存状态堪忧。

“这不是小众的问题。”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刘英子说。从去年年初开始,成美基金会开始在海南、陕西、广西、甘肃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群体展开调研。基金会与各地妇联、民政部门取得联系,根据政府部门提供的材料一一核查儿童信息。

此后,项目进度在成美基金会网站上不断公布,项目正式上线支付宝E公益平台后募集了500万善款,将以“助学金”的方式帮扶和资助海南、陕西、广西和甘肃4省区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今年,成美基金会申请的海南事实孤儿大病意外伤害险项目,获得了民政部2015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的立项支持资金40万元。

目前,成美基金会已确立初步资助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名单,海南暂定1001个名额,相关资助活动预计10月中旬开始。

“单纯救助不是我们的目的。”刘英子表示,通过救助项目的实施,能让更多人看到这个群体,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推动政府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国家制度性救助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孤有所养的问题。

此外,刘英子还希望相关部门牵头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情况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摸底工作,进行分类,登记造册,建立基础信息资料库。“政府部门应建立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群体的监控体系,了解他们的动态情况。”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